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二十



策

時議策九

裕蜀



押勝先生

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軍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壤界之國也擁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抑惟陛下至明旁燭而用之以晦入德不冒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國之信致諸宗祧敷上帝之福錫之天下綏靖河洛澄一滄渭天下肯腹也今已據其肯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掩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千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淹久一歲供億士慮千方緡玉壘豐腴燦於轉輸西海羽毛燼於器甲而蜀人力日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晨興念慮遠方慨蜀漢宿兵之夕憐岷峨飛餉之勞乃詔樞臣徙兵關右全蜀父兄丞蒙福祉自謂可以少燕一日之閒矣然臣竊念之其弊猶在者官冗是也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變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困兵蠹之也非特兵蠹之冗官病之也蓋自軍興以來於是有所制置司之官於是有所都漕司之官於是有所州縣酒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煩擾乎供須崇侈乎饋問公私焦然物力耗竭困篋空寡老弱罷病而蜀之人益以瘠矣伏願陛下伸之以訓辭裁之以紀極省官併局則益利罕不急之負薄賦緩征則潼葭有息肩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餉秦秦日以勁可以蹀蜀中興之業永為万世無疆之休

恢復

同前

管攷荆楚之區北臨漢沔南薄交廣東界吳會西瀕巴蜀諸葛孔明以為用武之國者是也外帶江漢內據巖阻魯肅以為金城之固者是也孫權都武昌黃龍之元徙都建鄴以陸遜輔其子鎮焉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攷荊州之險足以為國之隱蔽故耶又使步騭守沔程普守江夏呂蒙守陸口朱然守

南郡而魯肅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是數公者
皆天下魁傑奇偉豪爽乃人之英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其
意蓋以為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據楚關則南夏之
勢亦廣矣孫權雖或行江東據有八江騁技賈力不足以駕二
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強對也陸遜非劉備對周瑜非曹公
對卒能窮劉備於西陵蹙曹公於赤壁破壞摧辱退步千里夫
豈有異哉哉誠以楚關為城長江為池而得上流之便故也仲
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疆宇大縣數百名都十二自河而南悉
王悉臣光復舊業系隆我宋世之議者棘欲蹙孔明跨有荆益
之言誦杜甫江陵望幸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目願望陛
下朝服濟江駐蹕諸宮巨愚則謂其說是矣而時則未可也巨
自岷江擊小舟漾蔓峽泛荆渚浮夏口倚薄九原廬阜督草郡
守例兼田官已而徜徉四顧迴眺千里獸蹄鳥足寂無人齊正
念戈兵斷刈歲月汚久穡人隊傷生犢肆玩則地何由闢糧何
由積將何以奉萬乘供百官哉取諸岷益則岷益鮮耗而無窮
竭諸鄢郢則鄢郢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少復俟之加以數年
地益增治糧益得藏然後振旅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
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潼囂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
旋占鼎於天邑可也巨書生驚弱僭論因事輕觸宸嚴惟陛下
赦其愚尚熟一計之

和好

同前

古之人君恢然有帝王之度而其明哲英睿足以權天下強弱
利害之勢者西京之文帝東京之光武是也巨嘗讀兩漢書有
以少識文帝光武之用心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為
後世計至深遠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乃受一牘尺一
封皆同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文
帝乃復夷然安之不異也未嘗復加大名而勝之也光武
用兵機速若神然天覆北胡極容隱納肯中曠然而外之於

寒露不毛之地臧宮馬武謂言而欲誅之帝惜其言弗用也由是觀之是二聖人者其真有帝王之度哉逮我巨宋道德寬大淵然有帝王之度者仁宗皇帝是也慶曆中富弼以知制誥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劉六符管之既謁虜主退請崇侈弼乃委曲曉之虜謀遂折增歲賂二十萬弼還復命仁宗寵嘉之以爲樞密副使王拱辰之讒弼也敗之曰弼弟能弊中國以奉夷狄耳胡功之爲仁祖委其語待弼滋厚遂外右府已而相之臣切考漢家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永初中羗有桀心剝亂西鄙十有四年靡二百四十萬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八十余億段紀明之平東羗也凡百八十戰而費四十四億由是論之王拱辰以增賂爲中國之弊是蓋不知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虜備者其費可勝支哉夫克齊子胥懼晉侯敗楚子癸弔趙孟先楚信聞諸侯悼公和戎威伯中夏然則天下利害強弱之勢不即其

隱密之所而逆制之姑幸於一勝而忘其敗姑恃其細嫫而忽其大憂此固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又嘗攷唐之中葉方鎮信然祖恩恃功侮慢不忌唐之謀臣引兵而戰魏博折鎮莫臨苗青然皆暫馴而復擾陽假而陰携困而不支唐日以微世之論者乃冒其源肇於天寶乾元之初其流漫於大曆正元之后自臣觀之太宗所以爲後世計者過也左舉則頡利亡右舉則高昌亡中舉則吐谷渾薛延陀之衆亡唐之威武亦能振於天下矣迺復悉卒并軍而身搏之於遼水之上夫太宗侈於用兵而厚於費天下之力其毒延於代宗德宗之世日闢天下之士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解之也方鎮之士復專兵一方共起而危唐而亡之謀臣不知所以禁之也唐日聞天下之士以弊方鎮方鎮聞河北之士以弊唐而唐日以微也臣故曰唐太宗所以爲後世之計者過也故曰天生五材而用之力盡而弊之不可復振此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切伏觀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

歡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省征伐之用肥仁義之訓紘誓方
國以承天休然則陛下之神謀昭昭固知兵力之不可盡而思
有以啗之也固知天下之力不可費而思有以息之也固知後
世生事邀功之臣開邊以羸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然臣區區
之愚尚有謁焉宋國不競楚國請交羊祜務德其人皆悅二境交
和國家賴之伏願陛下飭邊吏各守分界無隱姦無專利無邀
功以仰副陛下穆鄰好紓吾民之嘉惠永為萬世不窮之休

御將

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制兵人主之權莫大於御將近者諸將
之兵皆總於朝廷以隆內重之威以銷未萌之患其於制兵可
謂得天下之勢矣至於御將之權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深術非
臣愚闇所能測識然區區之忠苟有所懷不敢不盡臣觀自古
撥亂反正之君皆善於御將而任使之故能有成功而無後憂
臣不敢遠引以煩聖聽獨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於陛下臣

文六五

四

聞太祖之御將也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
兵而又其任諸將守邊每來朝必命之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
所謂結之以恩者如此西北邊軍市之租分賜諸將不可坐入
所謂豐之以財者如此郭進李漢超之徒所居不過巡檢使之
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得便宜從事此小其名而重其權也李
漢超屯關南郭進控西川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兵皆不過
五六千人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餘年少亦不減十余年北少
其兵而又其任也結之以恩則其德深豐之以財則其力足小
其名而重其權則其人爭奪於功名少其兵而又其任則人得
竭其智勇故夷狄服邊鄙無事今北虜議和陛下欲偃武修文
休息南北誠天下之幸

錄忠義

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濼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名其所以
以為王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璽等物皆

清肅然有威神姦紕僭亂寵靈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
方先事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变故臨大事蹈不測持
義明壯截然不乱姦夫盜子望之失氣而宗廟社稷亟增泰山
九鼎之重故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為之防粟糧漕庾以
為之備良士選卒以為之戰而微忠臣義士以為之守是豈吝
褻而付之敵也臣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玉鎮大宝也臣竊念
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无捐軀徇國犯患
觸諱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忠魂埃滅義
骨冰漸歲月荒老无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濡涕而切歎也
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
不欺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撫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
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議者以為清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
以研覈而論次之臣謂孔子立乎哀定之間而書乎隱公允公
之世至於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遠包梁代是蓋詢縉紳記

錄之所傳訪以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
將取之也臣謂今之史且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之異說
質文士之純述參本家之行狀則邊鄙老卒豈无知段太尉之
史乎書生詞人豈无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无知
李新声之義者乎予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沉之幽憤亦足以
討僭叛懲不軌建宏規立大範也此太史之例而又何疑哉漢
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逮元初永寧之末復徘徊
引却不敢輒正号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嘗操之時袁紹雖
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贍自臣觀之操之權謫豈知
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
尚在有以陰粹其脛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
願詔史官時加記錄庶幾彰國家臨厄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
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
名聞仁宗皇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投真卿於

希烈唐焰沸熾之中如棄墜甑无復顧惜而我仁宗多真卿之
義乃嘗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萌壓難其意亦微矣

崇文

同前

劉禹錫之論斯文也其言有曰政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
大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振夫三代之文離於戰國而合於漢
離於南北而合於唐方天下之勢剖分庵雜三光五嶽之氣翦
然判溟而莫之合也故其形於文辭論著之間亦各僅有偏霸
一隅之體亟復曹魏三祖橫鷲而長驅齊梁數君爭盟而先軟
然皆風辭輕靡意烈促弱未有龕世拯乱混一天下之意閱世雖
殊声貌相襲靡曼流蕩臣切卑之臣嘗即禹錫之論以妄窺陛
下之聖作本道德撫仁義推原父子兄弟孝友之實質之以入
倫礼義之際而達之於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間而以紀綱人彝
陶正庶俗糾華緹戎撥乱立極靡然有提挈天地震索宇宙之
意且是以知三光五嶽之氣其離而復合乎三統五行之運其

文六十五

六

徵而復大乎又曰春秋稱王明三統也信乎陛下之再隆天命
而恢正統也又曰文王質文自天祐之信乎陛下之再隆天命
而恢正天統縱眷文而一天下也且切伏願陛下垂厚德而明
旨深詔執事風厲學者以夷亂散之習肆為深厚之文還西晉
鳴輿尔雅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非惟昭陛下之極功庶幾
見斯文有補於當世

辨蜀

同前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无不為矣吾
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
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
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
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瓚宋度建之屬不可勝
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惔稱南漢李景稱南唐
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司馬商王審知高季子興之屬不可

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
吳有長江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
有其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有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
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亦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為強雄楚
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鐵燉盜通天下之富有甚
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樵縱山東藩屏十倍於荆關甘陵
之圍難拔於均順江津之謀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
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而逆閉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施
於蜀則吾不知也

辨謗

同前

烏聲蹙而和師曠識其樂牛馬視而博苴盧唐而哀太行之坂
馬撼耳而長鳴則子陽健其才羅圈之墟虎咆哮而訐則漢宗
辨其非辜而逸之夫數物者乃天地間殊族異類也翼而雲飛
足而野馳聲息氣味與人絕不相關鍵而其啾然鳴轟然號音

文六二五

七

論齋濁又非若人言之的可曉者是數字者驟聞其聲而皆
有以逆探其心悲戚憂樂得諸音韻間但不啻對面語嗚呼異
族無知之音乃若是其易曉惟古之人立己以誠故信於已不
眩於物彼雖殊族異種弄聲吐音皆不能逃吾耳聽心受之際
由是觀之入之言也雖蠹天巧眩出奇露怪謂棘門之端可以
造沐猴中塗之衝可以浮美萍噓枯吹生并頃間則吾必知其
言如鳥之樂如牛之悲如馬之長鳴如虎之哮吼皆不能投偽
妄以竄吾察惟是世俗子弗知古人心譽或投焉則氣溢以怡
毀或投焉則氣適以悲嬰嬰變至而悲慘交見眉宇間嗚呼若
人者中之所存果如何哉吾嘗鑄詰古人所獨到處然後反而
自信不以毀譽彘柔而中豁然無少吝觀其榆次胯下之辱狗曲
擊坑之悲補心者或羞焉古人則以此為可羞也而何足羞盜
媿受金之毀吏諛婦翁之誠護名者或畏焉古人則以此為可
畏也而何足畏流我以盜而償金汚己以偷而服罪受身者或

耻焉古人則以此為可耻也而何足耻援琴以鼓竽窮施之色而夜逃駟僮販夫所賤也而予者或為之搯過蹀躞夜衿半單絞之服胖然無少顧避去夫堯子所鄙也而大雅者或為之嗚呼天下之污辱垢賤莫此乎甚而古人曾莫之顧况下此其足卹焉下此者果不足卹則殊族異類之號鳴吾將幸古人之志之也雖然古人既往矣吾故書是以詔夫幸古人之者而命之曰辨謗說

理窟

同前

政和二年冬仙井喻某來為閩中越四年秋作堂於縣治之東北隅揭之曰理窟且率子弟而詰之曰予自幼時讀昌黎先生書頗辨其淺陋褊迫不入於道蓋嘗觀其符讀書城南与示兒之詩則曰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曰不問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嗟乎使退之善教其子弟則曰道德於我初不得以貴賤加損而窮達外黜者也而其言乃爾何哉常人之情有夜半生

卷之五

八

子者亟仰天而祝之曰必爾必爾相是教其子弟竊聖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若孔門則不然其子趨而過庭曰汝季詩乎他日又過庭曰汝季禮乎初未嘗期為卿為相也未嘗教之以竊聖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予嘗遊觀歷世之士其勲業之隆磊峯業之鴻博文章之闕傑自有天地以來未始一日無也至求其高華閑曠蕭然自放於天地萬物之表如邵曼容黃叔度陶淵明輩則曠然百世而一遇焉而其高標逸韻足以洗塵囂於末流宗至味於淡泊當時公卿相与折節事之而後世士大夫固有終身想望其高風而巖然不可企及者是數公者其身非有高爵厚祿軋天下而從焉者也而天下後世聳慕之若此何耶至道之妙固常足於吾之一身道存焉則我伸而物屈我貴而物賤体吾之至貴公豈物則天地萬物其何足以勝之昔之得此道者則曰謨謀廟堂且不知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曰第五之名何減票騎夫以廟堂之尊而示騎之貴此天下之所共

慕而物之所不能抗者也而二子乃以匹夫之事當之則君子所以自重者果在內而不在外也予之作斯堂也蓋欲玩是理於枯窮淡泊之中自尔以來讀書不欲太多為文不欲太工達事不欲甚解臨人不欲太察求官不欲太高謀生不欲太富唾吾而臧獲之不加怒笑吾而父兄之不加喜榮辱利害淡然死所經意則所重在我所輕在我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則吾之心焉往而不暇以吾之有餘臨物之不足則天地一塵萬物一髮而太山秋毫可以了然而兩忘之矣故早莫食罷未嘗不婆娑其間南望錦屏北望盤龍想少陵之歌詠魯公之游息房太尉之所經紀既足以道然一焯而張儀之所城子孟蜀之所守王建之所爭願又足以感慨太息嗟乎天地之妙萬物之理古今之變初未始有定際也而拘滯之士乃欲以區區之身固執於其間其亦可哀也已烏乎安得六通四闢之士與之共論此哉

禮樂

同前

惟上踐祚之六年恩覃天區威軼海外遠至迹安上恬下怡尔乃搜求間遺制作禮樂陋綿蕪之遺儀鄙淳于之古器愚嘗求其所以制作之由殆不可見竊妄意其帝宮瑰寶清廟偉矣莫匪一德之純儒白華成館青槐蔭市莫匪一德之俊造元和獻詩淮夷奏雅莫匪一德之歌誦勒功河西雄奇洮水莫匪一德之事業而致然耶嗟乎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宋省南臺無一官曠職萑蒲黃池無一夫嘯聚東廩西市无一人惡乎南浦北鄰无一聲愁吟而致然耶嗟乎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春風調鼎武士辨魚而六尚之制修甘泉獻賦黃門論經而三衛之法備天錫聖衷并星眾聚與五緯之循軌于甘泉之期順天之休與於衆人之來王乎嗟夫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交滅養瘠義陶軒鎔革澆治薄堯饗舜醺九奕奕奕流澤遠也西宮雍雍孝思嚴也臨雍恢儒道德勝也囹圄空虛

刑罰出也宗學滿四京九族睦也三舍滿天下風俗同也惟是
道隆業巨一至此極尔乃左顧右盼詔策命真長躬直抵目堯
舜而跳三代制磨天人鑄剔造化刻陋芟弊一新大典以崇盛
德以揚偉烈以昭太平以示德意以對揚哉以武而詔後世嗚
呼休哉伏承明問以上自二帝下迄漢唐真制作之本度數之
迹下詢諸生愚竊以謂自三代以還帝王之制正如輕花浮雲
飄空四散蕩然不可收拾歷觀秦漢而下越數千百載間人无
上智慮礼無一圭撮樂無一音聲足以厭滿人意則有操戈聚
訟而礼始疑側堂撓堂而樂益側新儀一試特以遏擊柱之戲
玉律一調特以衍芝房之歌則後世之禮樂果何如哉延壽調
律而京房喜阮成補解而公魯慙長沙少傅不知春澗之元流
琅邪老儒來唐秋林之封豕則後世之禮樂果何如哉以今日
之盛駿德在御其制作之妙且默回於造化之外置議司以講
求缺遺出帝指以明示制度礼制樂作洋洋乎三代如也又况

異士四來名儒輩出擷英執竒思眇天末闊視秦漢而下涉無
人之境顧所謂元君章何元和新礼封禪之儀或取於倪寬之
奏明堂之制或取於公王之圖果足以獻於太宗伯之前乎識
趙人之鐸聲辨周家之王尺闊視空中而知春氣之至埋輪此
中而應玉管之灰果足以獻於大司樂之前乎是其智識飄飄
過出月外冥搜化主博取方類高出帝王獨到處回視秦漢而
下其誠足取耶其不足取耶愚以謂帝王之典具在方冊然五
帝異樂宋公樂三王殊礼不龍礼是則禮樂之制應時而造自
今觀之九鼎之制所以統御神人燮調造化而帝臯居中獨為
重鍾肇興制度自我作古雖咸韶濩武之制曾不足以踵門而
獻巧况秦漢之紛紛乎嗚呼兩生高卧而漢制微二五啗亞而唐
制缺後世之士知罪四子而初不知夫禮樂之興固自有來處
盖禮樂大典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彼其時君世主德業脆薄不
足以堪耐此事雖使周公左召公右亦焉能遽回其衰微而振

起之然則四子之罪固不足繫頸而誅之也國家世世相承行
二百年德隆業俊眇無古昔彼秦漢而下正可奚童而視之則
禮樂之典誠在今日顧天下之士獻群魯之宏議草茂陵之遺
奏交馳於門閭之下者何其紛如也承學之士亦復有難泐陽
之遺鍾識古家之銅器過永興里而知大常臥吹之笛視樂工
圖而得霄裳聚仙之拍軼欲以區區薄技少慶盛時之難逢惟執
士略其謬悠而與進之

冗官

昔延陵季子觀於晉之境曰嘻力屈哉國乎夫以全蜀被兵歲
月淹久細民葦然物力肆既軍須疊累乃老弱路病是豈非力屈
之國哉且蜀與國也吾戰數矣士罷於溝壑吾師老矣民困於
餽饘然而學士大夫不能於此時恤民之急其在在上者轉階喻
高厚稍愈厚其在下者飢殍而流離危苦而愁然其何以與之
以死守蜀而不去乎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

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即今日四川之勢而觀焉其樂在上其
憂在下所以去者何以蓋今之群士大夫迂階太高而不復辟
增祿過優而不知止至如津運米船固是監司本職增添酒課
亦是州縣常事職則當不功何足云而其設心措意區以寇賊
屢發為謀身之資軍須存興為自售之計其於國家之屯厄若
不為知民力之利弊殆未遑恤則是吾士大夫幸時之否以
為通飲民之哀以為樂也不亦異乎且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
大夫之在四川者不可勝原也文繡溢於園鹿而士夫享千石
之鍾筋力不於溝壑而細民無一旦之食上下之勢偏駁如此
一旦舉事而欲與之共死生同患難龕通寇撥荒穢顧不難哉
夫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
力何以屈兵屈之乎非兵屈之冗官屈之且非特冗官屈之士
大夫之濫賞者有屈之耳其竊官妄商今日之勢天塗不夷國步
方梗軍事搶攘未便偃息吾民應辨未便無事講析計未便

清省論功行賞未便周備又復雨暘不特農事寡遂困廩空寒
餼糗乏薄於是有所兵之役於是有所運米之役於是有所軍器之
役於是有所管田之役此四役者困無可奈何四川父兄其心安
焉不為異也所深異者官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
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齧之吾國幾何其不屈
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自昔慈叢縣邑而論之
內外酒官益官及添差官已三倍於平時州縣官之常數矣然
則吾國安得而不屈乎夫酒官之議謂可以盡去者偏說也謂
不可少減者飾說也飾與偏非通論也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
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則飾與偏之說雜焉莫能判也其意媮
其舉不果其議論不決則飾與偏之說眩焉莫能離也嗟乎酒
官之議小事也容容默默久而未判者何也蓋羣士大夫有所
謂畏焉者矣有所謂私焉者矣畏焉者不敢議慮都運司有以
善之也私焉者不復設利都運司有以飽之也畏之徒十之三

飽之徒十之三而本司屬官又從而飽其親戚故舊則酒官之
設何由而可省也酒官之設以久不能判者羣士大夫不平其
心之過也吾將解國而平其心因時而揆其理酌今日四川事
勢物力財困穀稼鮮耗而觀焉則可以存可以去不運等不下
席而去取之理了然異矣且四川自承朝廷恩澤詔裁樽酒官
幾一年矣州縣悠悠不即奉行者畏焉與利焉之說交焉耳齊
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僻小而霸何也對曰其宰果其令不
偷由是論之非將省酒官也使天下之事其宰皆果其令皆不
偷而又中弱焉懼而不可以伐人之國乎若夫轉官之弊其抑
嘗私商之矣自朝議大夫而上固有止法此祖宗舊制也軍興
而來官職偷輕故有改官未五年而已奉直大夫矣外朝未十
年而已中大夫矣其故何哉良由學士大夫幸時之否以為通
歟美之哀以為樂也此風一扇流宕滋甚漫漶放紛不可收拾
今日猶可奈何後日何今歲猶可奈何後歲何然則在上者其可不

少爲之節度乎今設所以存之與夫所以省之則奈何莫若存其名而去其實可也所謂存其名而去其實則何以夫所謂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者虛名也祿廩之厚奏補之優者實利也或以運米或以軍器而轉行中散大夫以上者姑與之可也雖許轉出散大夫以上而祿廩之數奏補之限姑視朝散大夫焉可也審如是則在上者有以抑之不獨樂也在下者有以裕之不獨憂也夫士民之所以叛者由偏之也今則上焉者不獨樂樂其生者百姓與焉下焉者不獨憂憂所以血百姓者士大夫與焉惟朝廷之盛德而公布乎岷峨江漢之間吾國之財可以不屈矣於是乎可以代人之國矣設若謂唐德宗以試官虛名無損於事陸贄奉奉以爲不可今中大夫位視大卿而中奉大夫亦大卿之亞也品列之崇恩數之異豈特試官之以迺欲以爲虛名而用之不已戲乎某則謂軍興以來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其名已輕爲日夕矣李士大夫蔑然視之若毫釐之輕則在上者雖欲加銖兩之重於其間豈可得哉愚之所以姑爲此說者正以裁祿廩節陰補以紓吾國力屈之弊耳然特一切之制也夫一切之制軍興以來所以行之者非一條也何獨於此而遴之區區妄論如此仰惟鈞慈熟計之

策

時議策十

君道

誠齋先生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為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大敵國而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踈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為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弄酒色焉而不逞之奴客押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為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

又將

一

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雖躬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尔其仁賢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下解甲者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國不免於士夫與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矣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為逸樂成之心主以

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无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决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国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乱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如何耳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章之緝熙兢業如舜勤儉如禹不迷声色如湯不盤于遊畋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傲於危而傲於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紆此治乱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声麗色而娛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毬馬宮室苑囿而迎上之心者臣不敢疑也而臣不得不懼也漢文帝之賢而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朴勤儉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敵而獵田鼠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修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業日滅二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帝之備也愛帝之金也臣願聖天子戒此等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以召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必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國勢

誠齋先生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為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者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者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

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死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无其形究之而无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暇廢而今與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窮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生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祿人之所至天亦至矣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美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下方來之祿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之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先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劫盡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虜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

慮危而愈不危愈搖而愈不拔其眷顧何如也則國家子孫万世帝王之業了然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足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尽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尽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惟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平之計講解之義一許則君臣歆然而相慶罷戎募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願以享安逸死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共戴天之讎後有尽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為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牆投挺刃晏然般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与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

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畫不甘食夜不安枕君臣日夜感頌相顧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耻以宗廟社稷未有方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息肩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修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有屹然不可撓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万全矣孫仲謀講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卒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而國不臣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

應甚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万金之素也尺於一決以幸一勝尔故其勝者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緩而始享稼瀉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万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与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墜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

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言而後立國之大計得次第而陳之

治原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君身其務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万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晝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也然則和者戰之暇也坎雖然爲國者患无其暇亦患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

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來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來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棲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无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五得以具夫是數得以者盡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潢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此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王恃周寇之少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

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尔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胥衣盱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坎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廟堂天子之所以胥衣盱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志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

文粹卷之六

六

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之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為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設得死與談常事問米價類乎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趾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入才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踈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然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擥激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罪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率將欺我而不可

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斂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竒傑之士皆出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則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未足以羅度外竒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竒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乎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羈簡擢屢評以為苟難以

與書生角一日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庭而雜之以奧僻竒恠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鱸鱠之笱以羅橫江之鯨掛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尤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孟子亦安能中今之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无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

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其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咕咕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註奧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主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驚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驚者豈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伎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握蚤捫虱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度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度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

文粹卷六十六 八

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倣宏詞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其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論將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為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恃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无才而才尤患於无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茫茫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以茫茫然趨之天

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无所事於將也无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无所事我則亦弃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无將也則又茫茫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无所事也所以為今日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復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為車如是而為徒如是而為鼓鐸鑼鑼如是而為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天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於

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与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无所事我而我亦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而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方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慙矣棘門灞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无恠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警言息矣天下將曰朝廷无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无責其鄙野之狀而无怒其桀岸

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試之於其外以陰
求夫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
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茫茫然以
求而求之不得哉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六

新刊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七
策

時議策十一

論兵

誠齋先生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歛之之說蓋歛之之說古之為歛者處其一今之為歛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並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恃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

文

一

古可用也何謂二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二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母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默默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有急則推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弃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死乃交病也坎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乎与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流之於我而范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菟隱而用之於功名此

駕馭英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二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臣請復言其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以十而擊一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而擊百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其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其未嘗量麥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

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實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真廢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无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蓋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歛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藉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察見焉至於生死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藉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察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有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

臣聞厥今取吏之難莫難於禁賦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耻則膏白上之寬而不知受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張抑將何以處也臣以謂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賦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當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故臣何以知文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賦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賂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晡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

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也尊君子者所以貴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耻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死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隸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輿臺自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死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賦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間所以誰何者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金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籠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

曷爲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篚之緘題或曰上之於朝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剝三軍之給以因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攘之天下之箱篚肩相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賂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靴鞭亦確不受雖德宗喻之而不奉詔以爲靴鞭之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卒徒自給者恬不之禁而箱篚之大於靴鞭者亦孰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尽行何職之不可尽懲哉

取吏下

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予不有以奪不有以利不有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資也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无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不能一日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費已則膏乘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繒而不卹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笞之此其勢非弃而去則必不爲之尽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於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而爲斗粟豐而爲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尚名借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

饑而不能出戶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爲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浙之薄尉月給至於瑜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不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貸以往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耻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與臣言有七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答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答而不黥不足作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答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賊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万者特詔弃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寔者令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爲矣夫贓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爲賊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

選法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

者得以出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
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
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而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
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
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外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
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
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
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
格曰應格矣雖會闈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智者庸無
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
實能素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
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
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
縣令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

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矣吏部亦有所
謂鈐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
其有疾與否也黃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醫筋力之老壯也
曰鈐量者如是而已矣賢不肖愚智何與焉昔晉用山濤為吏
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夫使
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
曰黃散以下悉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
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
之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鈐量者而
為黃散耶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
否而予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
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
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趨部而
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

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
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尔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
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精則其
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
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
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
親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
有為長官而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官僚其要
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
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
之以予奪之權使得以精選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
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可以復起也故

刑濶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
文七十七

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
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
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不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
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犯
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
窮民生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
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
夫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
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
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立法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
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
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
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民
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

警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濂之
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爲之岐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
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爲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
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
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
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
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
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詔天下之心
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之罪爲虐然則古
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
鬪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
所必死也曰鬪則生死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亦殺人也
又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謀與故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
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真

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爲之岐夫民
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爲法法用之
則爲刑民不怨則爲法民犯之則爲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
用不如无法何則无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
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
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爲空言文具
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於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今之法
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
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
是以不入致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也有曰誣人以
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下
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與大獄鞠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
獄之可與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鞠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
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數民

何憚於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治於宅而防於盜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夫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群盜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收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掉臂而入之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詐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試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歟

冗官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未而况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

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一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必費也則與天下不費而何惜然求者不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无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厭其既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先以受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先以繼其始不慮其終无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欬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閉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万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万斛之力載万斛則万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万之粟而委於万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可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入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

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願為臣者方邦黎獻焉
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
之地有不足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數以言以採
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
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
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死天下之大賚也然邊藩之州
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年得官應而未合格者皆
以橫恩而官焉官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曰
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
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才半而日增人
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策曠罷寺薄於內而省監司之僚屬
於外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
龍飛之恩死所於吝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
限其入官之門蓋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

文粹二十七

十一

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夫子之射
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
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
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塗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
士之幸於大學與於州縣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
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於二百焉累文特恩而得官者儉於二
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
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任
子之官者五六千人也進士之脩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
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負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
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冗官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
以謂借未能限其入蓋亦嚴其試何為而取也任子之斂其歲
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
少而以初銓為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

矣其中程之藝者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其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家子弟脫綺繡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也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未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

民政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短長出於此而已矣且吏向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者有罪罪驅之於後功留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爲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之所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也贊其不便於民者

文六十七

十一

尔曷爲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民者耶贊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閔某士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嘗其辦而不知有破產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欲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也古之人君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也蓋賦重而民怨此英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爲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廷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儻資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言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

於及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許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宮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黃帝五十弦之瑟亦无全弦矣聞之道路徃歲柳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此等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爲市也始乎爲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一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爲督責於正祖實爲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爲正祖矣又有所謂准依者亦例爲正祖矣今又求鄰郡之絹則三者之絹與正祖之絹爲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羅之庶不爲斯民不拔之疽根矣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一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羨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許哉蓋民許於朝廷朝廷下之州縣州縣執許者答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許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朝廷又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歎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祀聖天子在位而有司不平如此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八
書

上皇帝書一

上皇帝請復鄉飲禮書

田諫議

月日鄉貢進士臣田錫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自聞聖人建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遠方之民有終身不得觀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遠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鄉飲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異人易識蓋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清自秦承周衰漢迄秦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至皇唐用之明著禮文散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唯於貢士之日略得專用其餘廢

七十八

傳豈至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禮之大於是拜章奏以上言曰恭儉而行禮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于是宣州耆老宣庭寮吏每聞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田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述万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踴躍聽者有感泣蓋禮樂之感於外而精誠之發於中也存唐之世為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耀卿能於一郡之間獨奉先王之禮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微國家大禮向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胄治封冊冠昏之禮軍旅賓客之容陛下皆奉古王之禮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禮樂刑伐自天子出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拓土一万里年赦屢稔民風大和朝廷之禮既崇而遠方之民有未親見之者朝廷之樂既備而遠方之俗有未親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奉行新政頒鄉飲之禮修鄉飲之儀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忘報本矣觀蘋藻之祀

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之者為賓則知高年者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搏節之可事矣見外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於禮而自孰漬於道而弥深訂復化為柔和很戾迂為貞順革惡歸善流邪復正其何然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覓自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淫厲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悅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以柔而事於舅姑也一家平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祭之一國興之天下向之得非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諸侯折節於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盜莽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淫而能用之若以為俗之薄也難驟化

之則斐耀仰何以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三代絕迹千古曠禮猶可繕完補葺損益裁酌必其俗適其時而明之況身觀之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遠右盼可及曩草不泯今式斯在昔舜庭奏樂而鳥獸舞燕谷吹律而草木遂萌文王行礼而虞芮懷慙范宣讓功而樂鳳集知亦夫金石至和非有樂於鳥獸而鳥獸自舞草木無情非必應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樂鳳而化虞自亡蓋禮樂之進物也速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沉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祭獻之儀而示之以金石之樂以和之以外降之度以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以尊賢之序以侔之以養老之道以喻之人心物之性得不優而柔之而自趣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道俗夫如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望陛下勅牧守而行之行之其年則民知恥行之再歲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輟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舜之時也聖代當復見

矣聞樂而感之者不獨宣州有之也天下當哀然也天下幸甚
海內幸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悽悽思理之誠謹昧死奉書以
聞臣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

上皇帝陳情書

河東先生

九月八日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臣柳開謹詣東上閣門拜手
頓首奏書於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蓋君之視臣猶
父之視子也則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古今共貫家國同塗
苟臣子忠孝之心不違則君父仁慈之惠無枉臣今所以言之
至此者蓋陛下於微臣處君臣之際有父子之恩自陛下登位
至今臣荷仁慈之惠非常者多矣而微臣於陛下即未嘗得盡
忠孝之心焉夫天高聽卑望賜詳覽臣於太平興國四年衛尉丞
臣鋪舉臣充京官時蒙聖慈特授臣右贊善大夫國朝自來
舉官常例所授不越本舉之官用後置恩千百其數惟臣殊異

卷之二十八

三

是越輩流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一者也是歲
陛下平晉陽秋八月臣從少室駕歸於京師不累日間聖慈差臣
知常州軍州事國朝常例新昇朝官罕有便得知州者惟臣不
歷監當場務不經閑慢差遣便典侯藩遽當重寄是陛下於臣
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二者也是時朝辭南邁聖旨面宣謂
常潤之民苦寇賊之患令臣勤絕用治承平臣到本州尋除君
惠明年冬蒙聖慈特移臣知潤州軍州事九州之中萬方之大
凡居文武班列出領州郡詔條未有如臣東西為隣疆境相接
去彼來此為幸為榮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三
者也臣去年與同職不相和叶為公事因致鬪爭自具州知州
授上蔡縣令雖為貶黜益認優隆臣見自來百僚犯罪貶官者
小則均商羈縻大則交廣迂逐無俸祿之為養與骨肉以相離
惟臣獲銅墨之榮在畿甸之側得家屬而完聚受月給以豐饒
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四者也臣近隨天兵深

入賊界雖則部領糧草頗亦經涉陣場見大戎之猖狂知邊鄙之捍禦臣遂陳誠懇上達冕旒乞居士卒之先求以干戈爲用願展微効以贖前非實不望別改官班亦不望別承恩遇陛下輒加雨露披上煙霄授臣以舊官捨臣之深過未經郊禋赦宥便得叙用復資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五者也臣自旬浹以來曉夕思念陛下於微臣即有君父仁慈之惠五矣微臣於陛下即未有臣子忠孝之事一焉臣近瀆天聰乞効臣節陛下加臣之恩榮即其非次微臣事主之志願即並未伸臣忝是人豈無感媿况臣好事古人行事又荷陛下聖知當報答天地之時有樹立功名之趣令臣若散當差遣在臣見頗是尋常不能展巨薄材不能竭巨死節且四海之內万物皆寧唯有幽州未歸匈奴未滅伏望陛下於河北屯兵之地邊上禦寇之方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必能爲陛下出生入死破敵摧堅追窮寇於深邊靖群胡於絕域况臣年今四十膽氣方下察焉臣開懷首頓首

粹一八

四

上皇帝陳時務書

范文正公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某謹詣閣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取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万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万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作故聖人

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敝則救之以文質敝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敝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甚壞則為來者之資真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稽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論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巨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齊魯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則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頃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又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

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而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无危亂於是而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夫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戰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吉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去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无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无閑險其或因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无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未

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監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議
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奉忠義有謀之人
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
選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于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
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
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豺狼
競進直偽交馳此五代之前監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且
復唐之武卒則英雄之輩願在教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
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
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
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
約紀綱法象善室以日觀之且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
唐興之時時開館殿以待賢俊得李士十八人嚴滿天下此文
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

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日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
選三館清客古謂登瀛近歲迂出內廷逼居坊陌非唐所謂禁
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數年
漸於清顯輕十八李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
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不可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
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
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官賞一御史
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
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
退雷同臣恐天下切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皆
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
重君日賞延于世大勳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
混清而後世大防一隳頽波千載凡居近位子孫簪紱盈門冠蓋
塞路賢者不肖例外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

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
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季使親民
政其敝如何開此二途裁取百數无所不有實累主風恐非任
官推賢之体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紛祿位填委
文武官吏持關踰年貪者益勸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
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奉乃爲奔競至有訟爭
而况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
詔令雖繁何以勸戒士无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
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
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
此源不以誇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
之臣又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
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
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皇帝陛下崇聖德以求服天下

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
執綱於民位卑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
之取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
度僧屋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
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
唯聖人勉之貴賤親踈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
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
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
然則忠臣骨骸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
骨骸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踈則
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
國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
取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

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奏為順動稍煩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隆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幸有順動必循典札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朝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蠲雇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恬談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恬談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

文六十八

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弥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機之煩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无蒙蔽下无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辯雖聖鑑之下能无惑焉偶動宸衷无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尚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

可不察文自古親近小臣率多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逕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无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千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昧死謹言

上皇帝辨杜韓富范書

六一居士

臣聞士不志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

粹卷十八

九

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頃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而仲淹委任元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謹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世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黨及爭永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滂仲淹則是劉滂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

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所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臣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固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避讓太煩而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通因此又煩至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以久與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評哉至如兩

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並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詞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侮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公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羣

邪爭進讓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減言而避罪敢竭愚誠唯陛下擇之臣脩昧死再拜

上皇帝書

趙清獻公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良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鏗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母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右前後一日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雍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未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基誠或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返是則於卦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也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滿前孰為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視而聰聽之精擇而慎來之真為明白人焉度哉大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旨信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構机饗養流皇匹裔民至于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且奭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手不能與秦繻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兇僻遂成正觀之治天皇聽許宗之附會戮无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恩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綫茲誠用人之得失莫不係國之安危間分兩途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之姿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

以求治然而近來日星謫見聖衷焦勞蠹濇為災民力彫敝帑
庫空窘戎狄窺覲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
一人獨運於嵩郛之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
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人才士者速得而端用之位予丞疑
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為號令使天下且自聞見
太平之政在今日耳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宸斷不疑幸正以却
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元因循後時之悔則天
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云所能
唯思死節一誠上報陛下殊擢履壽之德萬分一二

上皇帝乞納諫書

滄浪翁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

皇帝闕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於耳則天下
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絕於心則百職可
以无曠也苟治平而勿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亡顛覆

卷之十八

十二

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
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卜情蓋以四海至遠民
有隱隱不可以遍照故元間賢愚之言而梓月之乃幾至繁事
有習弊不可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元遺政
物无道情垂有佞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觀乙亥詔書戒越
職言事者播告四方无不驚惑往往切議恐非本於宸衷蓋陛
下即位以來屢詔群下以求鯁直故百僚皆得轉對又置匭函
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
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唯巧損朝廷大政實自取覆亡之道
夫納善進賢宰相之道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
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高拱
法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
淹剛直不撓致位諫臺後雖改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
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乎臣子忠盡之

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
口不敢言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
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
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老踈隔之至者也豈以義
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
褒莖故當貴其公忠安可教之循嘿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
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懼伏望
陛下需教德音追寢前詔勤於採納下及芻蕘求觀四海之安
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
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切恐指鹿
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於冕旒者非不知出
口禍從為國閔笑蓋欲陛下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質蒼
生之命亦以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上皇帝封禪書

孫直講

聖宋受天眷命皇帝綏保万邦治定德隆迹治遠同由是聖時
耆艾及公卿巨庶僉為拜章稽顙伸道封禪而皇帝過謙厚損
罔迪俞允詔聞率土而神人胥慄草莽賤臣堪謹俯酌庶懇上
稽古訓昧死作封禪書一藁雖不足以敷衍洪烈啓迪盛猷庶
敷揮下誠贊暢能事良之志也其文曰邈乎天地權輿絪縕混
茫分蒼判黃品物用章於是庶類之宗膠轄旁充嗜欲之氓布
獲交爭充不已必荒爭不息必傷流則愆伏作而顛氣士傷則狂
暴煽而生類殃惟天地也能品物之生罔克異類之底寧能黔
庶之昌罔克彞倫之自章越乃歷選列辟輔其宏綱易曰右以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之猷罔爽然後命無忝也
輔相之範克篤然後功事成也不命元功允著既從於是有登
封以助高焉有封禪以報厚焉稽厥靡他所以告駿命也所以告
懋功也所以鑒后嗣也所以答靈祉也苟非至德充鴻淳化洵

滿同符天休合節地宜奚擬議之敢乎惟皇上帝歆靈孔樂匪
諄諄其令而斯斯其符故當命者諸嘉瑞違心者極妖灾肇自
生民君宇內以敷治者雖皇王殊歌益遠迓異歌軫稽所以克
荷景命允簡帝心者固不曰仁義禮樂而已是以二帝之懿三
王之輝雖禪代有殊質文相質罔不恢淳仁以懷物廓正義以
幹邦貫大禮以條上下之宜盈至樂以結士民之愛然後風聲
鍾武獲衆兩儀淑違心之妖幸當命之瑞如周既迄又駁古昔
渥圖啓極者鮮不峻慘酷以繩衆瀆威武以槽遠奮頌以立
憲任乃銳以周行故仁義之休禮樂之淑稍芽於兩漢驟萎於
魏晉彫落於齊梁枯槁於周隋暫斷於巨唐尋剝於五代其未
醇而復也如是然猶有乘小康而展盛禮據淺惠而冒洪威相
如頌於前班固贊於後呼壽之徵慶于世宗宮闕之社耀于光
武稽其所以兢勤濟衆闡憲軌物垂諸聖世胡其柁万坎大宋
之道昭晰前古盛德宏功春熙日融始則神九伐平多壘建王

業也後則緝度政諸万邦幸彝倫也是故黃鉞初指則曠者革
履者沈籠厥所以昭周武也洪恩漸被則庭斯起昧斯輝惟天
所以穆唐堯也暨皇帝誕續不圖繼陟元右雨露之所豐霈日
月之所委燭靡不偃息休光弥綸至澤曄曄煌煌雖幽必彰汪汪
洋洋無遠弗滂猶復懼古典之未敷叔弊未祛由是訓罰戮於
古刑夷慘酷也偃鍬戟於靈臺蕩威武也篤憲章於簡易滌煩
譎也起俊乂於鄉遂刻巧偽也於是刑清而民和兵偃而道益
隆憲簡而俗益醇賢進而官益舉至則樹仁義之根而復植之
振禮樂之緒而再暢之俾九有之黎履饑乎淳仁之濡棲遲乎
正義之紀條暢乎大禮之緒郁穆乎至樂之統至若鳥睚辨給
之俗裸袒又身之群雖古昔之所不目舟車之所罕通相与稽
首闕庭執誓請吏故大化流也泛濫乎郊甸汗漫乎甓荒滌蕩
乎戎夷浮沉乎覆載遐考在昔舜之堯禹之舜相襲也湯之禹
文之湯未百世也前憲赫曦易馴也餘德灑滂易沁也遺氓敦

惠易緩也然而流德之四罰勞於舜拜言之屈勤於禹抹爽之坐
役於湯日昊之恩瘁於文然後舜啓無爲之治禹成無間之譽
湯闡來蘇之望武致夙美之聲曷若聖宋宅千古之下風提千
古之強綱使淳源清流解細復繼化一變而仁義醇道一反而
禮樂同乃侔帝之淳王之方民乎翱翔前之恠往之頑民乎遊
區薦珍郊盛故在上則星緯儲休慶雲垂輝甘露榮光霧散雨
霏在下則靈芝林特醴泉波委羽毛鱗介更誕厥美咸瑞謀之
所聞標前史之所罕聞炳燦簡編卓出古議則陔餘宗之崇高
展勒成之皇儀時乎時乎斯庶時乎而皇帝茂謙德之遐芳損
盛業之景炎稽于衆誠未之果行徵諸冊牘非護明之所存者
也口誦曰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是故績豈爰舉斯之大也
德至弗圖慢之甚也聖三罔從斯而動歷甘慢而守宜乎抑厚
讓之瑣節奉皇穹之寵靈戴重庶僚詳禮宗伯鳴登五輅揚旆

三五

九旗更亮遐躡崇配昔軒禪蓋聲隆震於方世王猷翕錄於一
時其不休哉其不休哉臣生長蓬茨無世朝廷不宜越次僭履
擬議文憲然以惠迪典謨沐浴大資仰酌遠古參倫聖世知有
未俾焉是敢首陳列辟受命之猷次叙二帝三王雍容之盛繼
漢道晉隋唐因循之治然後知鼓祥風振頹基裁成輔相非眷聖
疇能煥發闡揚格斯之昭著乎恭以頌聲之聞本諸木鐸先
民遺範詢于芻蕘則章禍之間有其志者詎可伸也故敢奮披
愚忠述贊典并然後隨舞送方俯伏侯罪惟聖人不以人廢言
臣之懇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八



